

沙汀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 作者近影



- 1929年與四川省立師範學校同學馮棣(右戴眼鏡者)合影
- 1936年在上海攝(自左至右前排爲白薇、杜談、王夢野；後排爲艾蕪、沙汀、楊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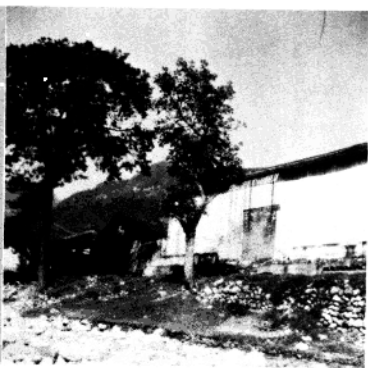
- 1936年與夫人黃玉頤、子楊禮合影於上海
 - 五十年代全家合影
-



- 1976年與家人於成都望江樓公園合影
- 1979年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與黃藥眠、蹇先艾、艾蕪合影



- 1981年夏在四川成都療養時，在家讀報（官晉東攝）
 - 沉思（1982年初夏攝於北京寓所）
-



- 堅持寫作（1982年初攝於北京寓所）
- 四十年代，沙汀常避居距安縣七十五里的睢水關創作小說。左圖為全景，右圖為睢水關一角。（官晉東攝於1981年）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題記

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出版於一九三二年，叫《法律外的航綫》。一九三六年印行時，改名《航綫》，刪去二篇，保留了十篇。十個短篇中，只有《恐怖》取材於我青年時代生活過五個年頭的成都，其餘的，一般說，都不跟四川挨邊，更不必說我的故鄉，以及我自小熟識的川西北農村小城鎮了。因而，這些作品地方色彩比較模糊。

張大明爲我編選的這本集子中的作品，却幾乎全部都取材於我的故鄉。而反映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現實生活的就有很多篇。它們較之我在三八年以前寫的《丁跛公》、《龔老法團》等，筆鋒犀利多了，而對當時同民族解放事業極不相稱的現實充滿了憤懣，對統治集團的鞭撻也更少顧慮了。這些作品表明，到了三十年代末尾，我在華北敵後生活了半年多以後，認識逐漸清醒起來。

黃曼君同志在評價我四十年代的創作時，通過對《敵後瑣記》的分析，認爲我在華北敵後「一段生活中所燃起的熱烈的理想之火和思想感情發生的重大變化」，對我「以後的創作有着深遠的影響」。因爲在敵後的經歷同我一向熟悉的所謂大後方的陰暗面相形之下，使我「清楚地認識到了反對專制獨裁、爭取人民民主對於推動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重大作用」（《論沙汀的現實主義創作》，長江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第八八、八九頁）。這個論斷符合我當年的思想實際，因而頗中肯綮。

而一九四六年重慶和平談判時我連續寫成的《范老老師》和《呼嘯》流露出來的情緒則更爲飽滿，就在筆觸上也不復像以往那樣冷靜了。到了四十年代後期那些歷史性的轉折關頭，我甚至把自己的作品

當作擲向敵人的投槍。小說《炮手》、《選災》反映了我當日的思想感情。

愈到後來，如像《醫生》、《酒後》和《減租》一類作品，更不妨說是感情爆炸時的火花。單拿我個人的處境說吧，打從內戰序幕揭開時起，隨着戰局的發展，在我一向蟄居的農村，竟連容身之地也沒有了！我在四十年代末尾的兩年，不得不於胃出血後一再轉移。而上面所提到的《醫生》等這一類作品，大都是我久病初癒後的即興之作。

這本集子並沒有選輯《炮手》、《選災》、《呼嘯》、《醫生》、《減租》、《酒後》，我的筆跑起野馬來了。這真也有點情不自禁，我得趕快結束，否則將一發而不可收拾。最後，我想添上一筆，這本集子中全部作品都是建國前寫的，我在這裏所說的又大都屬於思想內容，對於今天的讀者說來，它們的藝術性如何？社會效果又怎樣？只有根據出書後的反映來判斷了。但望它們尚不至於過分浪費讀者的寶貴時間。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七日

目次

題記.....	一
作品部份	
航綫.....	三
祖父的故事.....	一五
人物小記.....	二七
獸道.....	三一
在祠堂裏.....	四一
代理縣長.....	五三
龔老法團.....	六五
聯保主任的消遣.....	七六
在其香居茶館裏.....	八六
公道.....	一〇三
和合鄉的第一場電影.....	一二七
三斗小麥.....	一三七

一個秋天晚上·····	一五四
替身·····	一六八
范老老師·····	一八〇
生日·····	一九三

資料部份

談談人物的創造（節錄）·····	沙汀二〇七
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節錄）·····	沙汀二一二
《法律外的航綫》（節錄）·····	茅盾二一九
關於沙汀的短篇小說（節錄）·····	金丁二二〇
論沙汀創作的現實主義特色（節錄）·····	黃曼君二二五
沙汀創作剪影·····	張大明二三六
沙汀生平及著作年表·····	張大明二五六

作品
部份

航綫

鼓動着鋼鐵的脈搏，噴着氣，船朝前進行。

在這以上，當經過石門灘、瞿塘一帶地區的時候，急流，夾江的峭壁做成的陰影，「神匪」，眞使人憂鬱，害怕，船好像在深谷裏航行。那些被歷史的軸牽動着的人們，頭纏紅布，穿着打結搭的爛褲子，站在石岩上，山坡上，翹起腳尖叫吼。他們可並不如傳說一般，涉水如履平地，揮刀頭落，而且那餓縮了的身體，的確確曾經爲護船的洋兵所洞穿。

現在，是沒有急流，陰影和「神匪」了，河岸展開着，彷彿天都寬了好多。

在鉛色的天底下，田野，村落，狂奔的犬，幻燈似地掠過去了。這裏，從表面看，也正和中國任何一處內地相似，蕭索，荒廢，陽光都洗不掉的陰鬱。然而，人們却向黃色的江岸呆視着，疲倦的眼睛是那麼深陷，好像在那些野生的荒草叢中，在那潮濕的泥土裏，在這衰老荒涼的外表下，正在出現着一個嶄新的局面。他們過一分鐘鬆一口氣，而猜想着未來的一秒一刻將會碰見怎樣的奇迹。

當岸上那些高架着的寫了標語的木牌，正對面奔了過來的時候，客人們都把頭伸過船舷，連不識字的也睜大眼睛，推開別人的頭和肩膀。

「那不是麼？——看！……」

「往這邊看過去呀，瞎子！……」

在甲板上，那些四等艙的客人，都開始談起來了。他們是那樣近乎鬱悶的莊嚴，不住地，拿那響遍

全中國全世界的傳說，使自己吃驚，嘆氣，神往。有的坐着。有的靠在欄杆上。有的背靠着板壁坐在鋪位上，擺開着兩腿，手支在膝頭上。

那個高長長的湖北人，皺着眉頭，頸子一偏，打斷誰的談話，說：

「你佬是哪裏聽來的啊，神話！比峽裏的呢，是凶。搶船麼，那也看。前頭，四川軍閥連的槍倒確實被搶了，在城陵磯。打了三天三夜。聽說是上海有走綫，要不怎麼會知道呢？可是就因為有槍囉！槍多了好打出來，裏邊也不好過活呢。」

立在三等艙門口的包袱客，正在和一個學生爭辯，這時，他突然掉轉頭叫道：

「聽啦！我說鬧不好罷，田也分了，還是沒有吃的。」

「我是說鹽這些東西啊。米麼，倒便宜，規定了的，幾百錢一斗。可是鹽，比人參還貴。軍隊給堵住了呀，通不過。也有膽大的偷去賣，賺錢呢。」

「也給價麼？咳！可以去啦？恐怕不能連多少吧？」包袱客熱心地問。

一個老頭子蹲在甲板上敲着烟斗，嚷道：「鬧不好的！誰也鬧不好！」於是急急忙忙地裝好烟，站起來：「怎鬧得好？人還沒死夠呵！」他衝氣似地，跑往船尾去了。

西崽拿着大洋盤，從冰箱邊轉過來，罵道：「死屍！沒有帶眼睛麼？」挺起胸，上最高的一層樓上去了，老頭兒憤憤地，望着那消逝去的雪白的後身。

在上層的甲板上，欄杆的周圍排好了鋼板，外國水兵架設着機關槍。一個揹着槍的洋兵，腳着大烟斗，在光亮的甲板上踱着。香檳酒在玻璃盅裏堆着花，大餐間裏的紳士們，是忘掉了脚下蕩動的船和崩裂的世界了。他們正在碰着杯互祝健康。